

兩岸教育交流趨密切 陸生台生求學權益差距大

通識頭條

691
期

習馬會，確認了「九二共識」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，兩岸人民都是中華兒女。習近平和馬英九共同宣示了兩岸和平的決心。據台北方面公布的會談內容，習近平提到兩岸學術、教育交流時，馬英九主動提到，台灣有很多科技大學，素質不差的，缺額都很多；因為少子化的結果，大學變得過剩，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我們希望把台灣變成一個亞太的高等教育重鎮，因此我上任的時候三萬人，今年超過十萬人，這數字大陸聽起來很小，但是對台灣是正面的，麻煩您思考一下」。

兩岸同文同種，同根同脈，同聲同氣，十多二十年來教育交流漸趨密切。大陸在1985年就招收台灣學生入讀大學本科，但直至2011年台灣才承認大陸學歷，四年前首批大陸學生赴台升大學，並於今年六月戴上四方帽。如今，到大陸讀大學以至研究院的台生，每年上萬人，近幾年來到台灣升大學和讀研的陸生約三千人，若加上修讀短期課程的，則超過八萬人次。

內地教育部推惠台政策

兩岸民間和學界交往，其實始自1980年代，雙方隔絕30年後，台灣開始允許民

衆赴港澳旅遊，但禁止旅遊者從港澳經轉大陸。1985年，大陸開放台生赴大陸升學。1987年，台灣領導人蔣經國開放民衆「有限度」赴大陸探親奔喪。1992年起，台灣要求兩岸學生交流須為在校學生，且須團體出行。2005年，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後，內地教育部相繼出台一系列惠台政策。「同等收費」政策使在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生按照大陸學生標準同等收費。

「專項補貼」則由國家教育部按大學招收台生的實際人數，給予專項津貼，又設立專門的台灣學生獎學金。2008年起，台灣學生赴大陸求學不斷增加，他們主要透過統一招生考試、免試招生以及單獨命題考試三種方式入讀大陸高校。

2008年5月，馬英九上台，就職承諾「承認大陸學歷、到大陸招收學生」提上日程。2009年起，大陸交換生與留學生可直飛台北。2011年，台灣高校首次面向大陸招生，但只限廣東、福建、上海、北京、浙江和江蘇等六省市。2012年，台灣首次開放兩所公辦大學面向大陸招本科生，分別是金門大學和澎湖科技大學。2014年，台灣大學、成功大學、政治大學等49所台灣公立大學，首次面向大陸招收本科生。

2015年7月，台灣第五屆大學陸生招

生公布，報名人數達4817人，再創歷史新高。每位陸生可選46個志願科系，公立大學只能填10個志願，私立大學可選36個。獲填最多志願的學校依序是淡江、銘傳、逢甲、文化。

不過，同樣是在對岸讀書，台生、陸生權益差距很大。台灣教育部對大陸生的調查發現，近86%受訪陸生期盼在獎助學金、健保、工作許可等條件上比照外國學生待遇，並解除三限六不政策，要求「給我們人的待遇」。

目前，台灣學生赴大陸念書，可以像一般大陸學生實習、打工，畢業後也可在大陸就業。若以好成績申請到頂尖大學，從校方、系上到民間組織，更有各式獎學金。醫療方面，台生可像大陸學生一樣享有學生醫療；2005年起，台生學費與大陸學生看齊。

不過，儘管台灣高校向大陸打開了門，這扇門卻是道「窄門」。台灣對陸生實施「三限六不」政策，即限制採認大陸優秀院校、限制陸生赴台總量、限制採認醫學和關係國家安全領域的專業，不加分、不提供獎助學金、不影響招生名額、不允許校外打工、畢業後不可留台就業、不開放報考證照。

陸生在台灣要實習，必須自行與大陸公司聯繫，趁寒暑假返鄉完成學分要求；想當研究助理，必須是非官方計劃；獎學金不能拿公立單位給的；學費大多比照最高等級「外國學生」，比僑生高，甚至是本地生的一點五倍至兩倍。至於健保、畢業後工作，至今沒份。

來自大陸的台灣文化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李凌風指出，陸生獎助學金、健保、工作許可比照外國學生是基本權利，「如果說所有外生、僑生都沒有就算了，為何只有我們沒有？」

陸生無緣享受健保

遺憾的是，台灣當局於2012年10月建議將陸生來台身份由「停留」改為「居留」，允許陸生在台居留滿六個月後，即可依法納入健保。但該修法提案提出三年多來，至今未獲通過。由於泛綠陣營揚言杯葛，2015年11月27日未能列入「立法院」院會近期議程，而被再度擱置，令此案在本會期「流產」。台灣《旺報》社評指出，陸生納入健保案不應被過度政治思維綁架。

撰文：呂少群



▲2014年，台灣大學等49所公立大學，首次面向大陸招收本科生

1896年是中國留學潮的轉捩點



每年12月，中六學生多忙於選擇未來升學之路向。我任教的學校，每年皆有學生往海外升學，以往以澳、加為主，近年到內地、台灣的學生亦日見增多。留學的潮流實不是始於今天，是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的一個傳統。張倩儀的《大留學潮》（香港：商務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是一部記載近代中國留學潮流的書籍。在書中，作者介紹了中國由古至今的留學發展歷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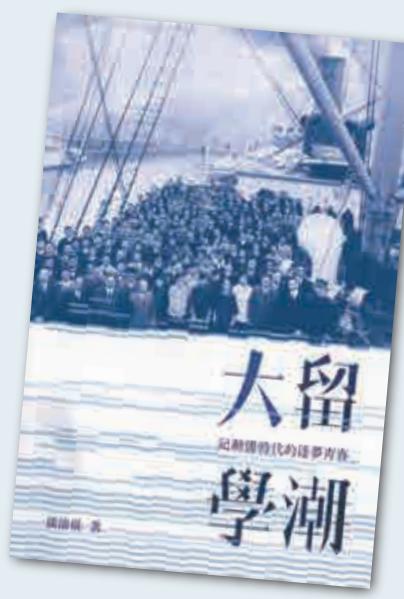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在春秋戰國時代開始流行在國內遊學，這是由於人人力爭學習以致用的緣故。從東漢到明清，有很多上進的青年學子周遊尋訪名師的故事。但他們的遊學，範圍主要在中國境內。

中國第一次出國留學熱潮出現在唐代，留學的地點是印度，留學者是出家人，所求的是佛學。到了近代，最初去

留學的人不但少，而且身份低微。第一個在美國著名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容閎，是窮孩子，無力讀書，所以到教會學校受教育，再到了美國留學。20多年後，由容閎安排的幼童留學美國計劃，起初還是招不到好出身的學生。自從留美幼童回國後，留學沉寂了20多年。

1895年時中國敗於日本，知識分子為之震動，開始把眼光移到外國，留學於是變成全國的行爲。1896年開始，爆發留日潮，而且愈來愈大，不少還是自費的。留日潮之後，是留美潮、留法潮、留蘇潮。20世紀上半期變成留學大熱的時代。從1896年到1950年代初，有數以十萬計的學生去留學。留學生源源不絕，先是南方沿海省市，稍後是內陸省份。青年不論家境，不論地域，都嚮往留學之夢。直到1950年代才因為國家政策改變，留學潮才告一段落。隨着大批人移居台灣，留學熱亦轉到台灣。

讀畢全書，看到不少留學生不只爲追逐個人的夢想，亦是爲了找尋國家富強之路，這份精神實屬可敬。期望今



天，本地的學子亦能本着「愛國愛港」的精神，出國留學，學成歸來後爲國爲港，作出貢獻。

李偉雄



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啟示

研究問題，切忌偏見，也要防止片面性。既須看到問題的一般性，也要認識問題的特殊性，這樣才能對事物有一個全面、清晰的了解，據此作出的判斷才能正確。

最近，圍繞區議會選舉而作出的評論甚多，有的比較客觀求實，有的卻不以客觀事實爲根據，不免失準而流於表面化。

論者大都對建制派和「泛民」的選情和選舉結果進行分析，並加以比較。細看之下，不難發現，擁建制派的論者多褒「建」貶「泛」，而擁「泛民」者則褒「泛」貶「建」，大抵這是彼此政治立場各異之故。不過，立論應該客觀持平，力求實事求是，才能以理服人。

有這麼一篇文章，以大量區選結果的數據證明建制派大勝，又以很多數據說明反對派失利，卻隱瞞了一些重要的事實，例如只列舉反對派主將何俊仁、馮檢基、陳家洛等落選，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、葛珮帆的下馬卻完全不提，這就不能找出他們失敗的原因，使人誤以爲反對派連主將也失去民心，而建制派則戰績彪炳，完美無缺。此外，文章只列舉民主黨、公民黨、工黨等得勝率低於五成，卻迴避了新民主同盟十六人參選，十五個當選，得勝率達九成的事實，使人產生反對派已經完全失敗的錯覺。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文風，不值得提倡。

至於那些竭力維護反對派的文章，更胡說八道。有的對鍾樹根、葛珮帆落選當作建制派不得民心的證據，罔顧建制派仍然取得大約四分之三議席的巨大勝利。有的竟然繪聲繪影，硬指建制派依靠向選民施壓及利誘選民贏得選票。這是純粹出於政治偏見而捏造的謠言，不值一駁。

區議會選舉從上屆到今屆，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形勢複雜而多變，這就決定了本屆選舉出現了一些有異於慣常的現象，有的甚至出人意表。例如年輕選民、年輕參選者、年輕當選者明顯增加，有人認爲這是香港議會進入新舊交替的新時期，有人認爲這是社會多元化的表現，有人爲年輕人關注公共事務感到高興。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歡迎他們參加政府的委員會，聲稱政府會任人唯才，並不理會其政治立場。這樣的評述一時成爲主流，不足爲奇，是否都準確，有待今後香港社會和香港政局的變化去驗證。

籠統而言，年輕人關注和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，是社會進步的表現，值得稱道。不過，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是不夠的。我們還應深入地剖析社會的深刻變化以及社會各階層的真實反應。例如，本屆新增的選民人數達二十六萬，其中「首投族」佔四分之一，他們的傾向性如何，就值得重視，這關乎社會未來的政治動向以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。「做好青年工作」的呼聲喊出已久，惟成效不彰。若繼續停留在口頭上，甚至連國民教育也不提倡，更沒有對青少年從思想到行動加以引導和疏導，社會便會失去平衡，「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」的施政方針也難以貫徹。培養優質青年，不但使其增長才幹，也須促進其品質修養。只有德才兼備者，才能明確人生方向，爲「一國兩制」的貫徹和香港的穩定繁榮作出貢獻。

區議會的職能是關注和處理地區事務，主打民生問題。近年香港日趨政治化，這股風有沒有飄到區議會，值得關注。本屆區議會選舉結果，「參兵」當選者八人，而打着本土意識旗號的新民主同盟竟有十五人當選。這是否意味政治議題開始介入區議會，使人有此一問。我們毋須大驚小怪，但要警惕新選的區議會可能增加政治性。建制派儘管在區選中得勝，卻不無隱憂。我們爲勝利而喜，卻不可盲目樂觀。只有提高警覺性，力爭主動，防患於未然，從而駕馭大局，才能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。

桂松



新界五大氏族

香港是南海邊陲，古時僅有少數鄉里和疍家漁民聚居，人煙有限。魏代以後，受到中原氏族陸續往南遷居的風潮影響，本地人口持續增長，歷史學家且稱這批外來者爲「客家人」。

被譽爲「客家研究」權威的羅香林教授解釋，客家人爲逃避戰亂及饑荒而南遷可分爲五段時期：

一、西晉時期（317–879）：因八王之亂及五胡亂華，中原人士自河南中州沿長江遷到安徽、江西一帶。

二、唐朝時期（880–1126）：受黃巢之亂及五代十國亂局影響，再遷入贛南、福建西北及廣東北部。

三、宋元時期（1127–1400）：遼、金、元入侵中原，客籍人繼而遷入廣東東南。

四、滿清入關（1645–1867）：族衆再遷居廣東南部及西部，小部分遷到貴州南部。

五、清代太平天國起事（1867年後）：再遷入廣東南部沿海地帶及海南島。

考究客籍氏族入遷香港的源流，可追溯至北宋年間，元朝錦田鄧氏祖先。據《鄧氏族譜》所記，鄧氏原居江西吉水縣，受五代政局影響，有鄧漢獻公最先遷入廣東，是爲入粵始祖。相傳其曾孫鄧符於熙寧年間（約1070）路過屯門，見四周風土優美，遂舉家遷居錦田，更將祖上三代骨殖移葬香港，決心落籍，奠定了元朗鄧氏一族的發展根基。

南宋時期，江西彭氏入遷粉嶺龍躍頭，後來與鄧氏擦肩，移居粉嶺圍及上水。

宋末，另有文天祥族人爲逃避元兵，由江西入遷大埔泰亨，建立祠堂村、中心圍和灰沙圍，後人再到新田、元朗擴張。

元初，有福建廖氏入遷屯門及上水一帶，建立上水鄉等九條村落。

另有廣東番禺侯氏遷入河上鄉，再散居燕崗、丙崗、金錢村一帶。

中原客籍氏族入遷在新址定居，一方面保留原籍生活風俗，同時與本土文化磨合融合，漸受同化，最明顯的特徵就是語言也改成本土的粵語。其世代子孫在本港落地生根，逐漸「反客爲主」，轉以本地人自居。當1898年港英政府租借新界時，他們獲統一登記爲「原居民」，可享有傳統權益。其時，港府以該五姓家族人口甚衆，房產最多，於地區有一定之影響力，特稱爲新界五大氏族。

香港史學會總監 鄧家宙

電郵：shkh.org@gmail.com